

# 人间三色

□ 刘海燕

## 向上的绿

天气晴朗,隔着玻璃,还能看到爬山虎的脉络走向,它舒展得极为繁盛,映衬着天空,蓝绿蓝绿的,点缀了我单调的窗台。抬眼望去,有丝丝流云。一只鸟掠过,与天地相融的刹那温柔。风也来了,爬山虎开始摆动着三瓣叶片,就像摆动衣袖羞答答的姑娘,不时敲打着玻璃,发出细碎声响。这一窗梦,陪伴我许多时间,她们往往一夜从深绿退成浅绿、或染得绯红。

我被爬山虎充满生命张力的绿吸引,从这个绿到六月的银杏。以往深秋的银杏更有氛围感,但今年颇为特殊,绿色叶子的银杏舒展得很可爱。

初入三苏祠,便被两株银杏吸引,树干遒劲有力,散发出岁月积淀的苍茫,扇形的绿叶两边散开,仰视才能看清全貌。来到这里总为苏东坡,在满眼即绿里,读着他的一首首词,“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”“惆怅东栏一株雪,人生看得几清明”,心中好似与他有了感应,他的超然豁达、孤高旷远与“满肚子的不合时宜”开始萦绕,让他在他的慈悲里柔软,又跌落在他矛盾的哀愁里。

乌台诗案后,他的文学梦得到了重振与突破,在险象环生的岁月,他迅速找到新的方向。在岭南关注水利建设,与建筑工人

为伍建起西桥,过起“日啖三百颗,不辞常做岭南人”的日子;在病无药、居无屋的德州,他依然饱含热情为当地百姓做好事,潜心著书办学。无论风雨,都“一蓑烟雨任平生”,这不仅精神的凝结,确是他真心所好。颠沛流离、亲人逝去、郁郁不得志的坎坷包裹着他,他以“生活以痛吻我,我却报之以歌”的方式破土、抽枝发芽、向阳生长。像新生的绿,如同这门口的银杏,笔直、葱绿、绵长。爱意、思念,抱负揉进了他独特、矛盾与包容的精神领域,伴着故乡的皎月,流淌、遗憾,也遥望了千年。银杏不只是“与君世为兄弟”的手足亲情,而是绵延千万里汇聚到一点的起始。

苏东坡的智慧、才情、心性虽至高至上,亦会俯首尽看人间颜色。人与人都在生命的维度里,不断与自我冲突,在相互妥协里共处。像爬山虎颜色更迭,向上的绿不可或缺。

## 忍冬的白

雪白晶莹的雪花终于飘起来,万物归寂。

有人熬不到忍冬花开,就提前离开。那天和平常无二,街上车水马龙,天灰蒙蒙,草木也提不起精神,叶子还没有凋零的启示。仲夏后的秋天,有点滑稽与煎熬。我看着这一切,久久沉浸在一个陌生人的生死里。我得知她死亡的消息,想起她的模样。没成想在优雅的身影之下竟是与病痛斗争后堆砌的笑。她选择以不再治疗、只服用止痛片的方式终结,坦然面对,陌生、苍白、遥远。难以想象,人面临生死诀别时,是怎样一番斗争和选择。毕竟她和小朋友玩闹的场景不过过去几天,人生虽有失意,但总有一种温柔触及真心让人一往无前,那又是怎样一种痛可以舍弃温柔呢?

第一次接触死亡,是邻居的过世。幼小的我毫无概念,和几个小朋友去摸了摸,肉凉了。她的亲人在一旁讲着托梦一类的

像感人的歌声留给人的记忆是长远的一样,多少次、几回回,当我在烛光下提起笔铺开稿纸冥想之时,沙老师的音容笑貌,在历经了三十二个春秋之后,依然清晰,像一帧帧珍贵的画面在我的脑海浮现出来。

他永远用悠扬的男中音歌唱着生命与激情,用言行引导学生发奋。那个饥饿的年月,有一夜,我和外婆因饥肠辘辘,有气无力地走在回家的路上。行至经营所时,忽然一阵悠扬的小提琴声从路旁的围墙内飞出来,我和外婆便不由自主地坐在路边一高一低的两个石头上。那琴声清纯而明亮,华丽而甜美,抒情而自然。入迷的我,右手托着下巴,仰望着夜空中月饼似的月亮;围墙内两株高大的桉树的叶片也在轻轻飘动,颤动得像琴师弹琴的手指;年老的外婆也满足地点燃了叶子烟,烟斗上遂呈现出一闪一亮的星星;这一刻,夜空中的星星仿佛也呆滞了。

吸了一口烟,外婆兴奋地说:“山中有清泉,林中有百灵。传说学校新来了位沙老师,他的音乐如百灵鸟,刚才拉琴的一定是沙老师!”

几天后,新学期开学了,沙老师任我们初一班主任,教授语文和音乐。他给我们的第一堂课是音乐课,只见站在黑板前的他,长着一张英俊的脸,穿着一件青春的海魂衫,中等偏上的个子。当他唱到“渔家姑娘在海边哎,织呀织渔网”时,全班同学报以如潮的掌声。上语文课时,

玄谈,我才知道她的死亡早有昭示。后来,我的奶奶走了,我和父亲匆匆赶回,但终究相隔太远,那一眼也成了终生的遗憾。奶奶的逝去,我没有很大的触动,只是在她旁边放完一整首《天路》,传说心诚的声音可以飞到你想去的地方。

我对死亡的恐惧,源于母亲。大四的时候,母亲得了一种怪病,肚子里莫名积水,一直无法根治、查明病因,她感觉时日无多,忧心得不能自理,像个小孩子一样走哪儿都拉着我们。终于在她的一句话里崩溃:“我要是不在了,你怎么办啊!”强撑的坚强轰然倒塌,我感觉像登临悬崖,唯有学会飞翔才能活下来。生离死别加身,像剥离了什么。

母亲的腹水后来被医生用针管抽出来,似乎逃过了一劫。但她的怪病常常反复,每次病发,我又揪心起来,好像又面对生死的梦魇。

人一出世,就被设定了赴死的钟响,路的中途就是情绪的释放、催生与重来。人活久了,烟火气越来越厚重,断舍离愈发艰难。在漆黑的夜里,没有星的指引,独行格外孤单、寂寥、波折。但终究是要独自上路,学会欣赏一颗星的璀璨,开往忍冬的白。

## 吹落的无

雨淅淅沥沥下起来了,落到土里,淋湿楼房,洒向了爬山虎,沿着她的藤蔓变成雨滴,有时候还陡然形成落差,像个坐滑梯的调皮孩童。时间,她慢,也快。她变化不同的形态、颜色和气味。我的窗,一夜北风飘落,光秃秃的,没有绿,也没有红。透过雨的颜色,我看到屋顶的白鸽,橘子树和你的低眉浅笑、喜怒哀色。

一旁的女儿用小奶音叫着“白白仙姑”,缠着外婆同她讲白毛女的故事,我也重温了小时候听故事的场景,那时候母亲脸上还没有深深浅浅的褶皱,身上还穿着的确良衬衫,而我乖巧地在一旁陪着她弹棉花。

我去乡下看外婆,发现她已经偶尔记不起我。她喜欢呆在老屋里,尽管老屋被翻修过多次,但依然保留老的味道。燕子仍然

在这里筑巢,从天井口望向的天空,依然灰蒙蒙,或晴空万里,地面依旧是不舍得换的青石板。一切被舅舅收拾得井井有条。清冷,但这里曾有外公带我玩“哒哒地”以及教我写毛笔字的场景,我还能记清楚他的样貌和他眼里的笑意。

这屋送走了很多人,包括我的外公。我和外婆静静坐下来,彼此没有什么言语,但我很享受这份安静。偶尔说到重要的事情的时候,外婆的脑袋就像开过光,比如钱财,生怕我知道了她的秘密。过过苦日子的外婆可能一直做着发财梦,就像母亲重复着买彩票前后的心情落差,为此乐此不疲十几年。

“我们就这样庸庸碌碌过一生”窥探出很多人人生失意的窘态,想起“向天再借五百年”的妄想,生活不禁安然起色。

有一天女儿问我:“妈妈我们要一起去冬天了?”,我顿时觉得三岁孩童的语言可以那么优美,不用被语法耽搁“诗性”。我常教导她,时间一艘火箭,要懂得取舍,去做有意义的事情。孩子怎么能懂,但是我需要懂。“人只有自己有了、够了,才能分出去给别人”。我陪着她再次观察窗外的爬山虎,她兴奋地告诉我,每个枝桠都有一个凸起发黄的芽,大概是来年的绿。此时,又好像不那么光秃秃、赤条条了。

人生就应该时常慢下来,停下来,用一冬寒冷的酝酿去等待山上的茶出绿,用一春的香气芬芳白兰花,用一秋落叶馈赠冬的皑皑。

在光秃秃的爬山虎下,在熟悉的屋子里,又上演了父母的争吵不休。我之前厌恶,在望向窗外的时得到另外一种解读,生怕以后再也见不到。

我傻傻地笑起来……又跌落在未来……

又是一年爬山虎叶落,身后是老态龙钟的外婆和往后的无数。我想起一首诗:“月色与雪色之间,你是人间第三种颜色”。

无论怎样,都是自己的颜色。我要带上“诗酒趁年华”的热情,带女儿去看绿、看红,看五颜六色缤纷,看无。

# 一朵花的绽放

□ 邵婷

母亲的菜园子里有许多果蔬,我却被韭菜旁的几朵迎着朝阳盛开的萱草花攫住了目光,幽绿狭长的叶子就地丛生,亭亭的茎秆托举起橘黄色的花朵,宛若云霞,淡黄色的花蕊招摇,引来蜜蜂环绕。

萱草还有个极动人的名字叫忘忧草,《博物志》中记载:“萱草,食之令人好快乐,忘忧思,故曰忘忧草”。《诗经·卫风·伯兮》中有诗云:“焉得萱草,言树之背。”关外硝烟四起,烽火不断,锁在深闺的女子思念在外征战的丈夫,翘首盼望,等不来一封书信,万般无奈之际,徘徊在空院中寻求一支可以栽种在后庭院的萱草,借以忘忧。“思君如萱草,一见乃忘忧。”这份心酸中夹杂有几分豁达

从渺小到伟大,一般人需要一生的努力,从伟大到震撼也许只有大自然才能双手托出。这是一个去过蕨基坪的资深驴友对我说的富有哲学思考的议论。一次饭后茶聊,驴友眉飞色舞地谈起麻陇彝族乡蕨基坪的神秘与苍茫,禁不住手舞足蹈起来,还打翻了我的茶杯。但凡常人颠狂的境地,一定有着他不同寻



《两江风流恋青山》 侯甫兵 摄

常的遇见,从那天起,我就一探蕨基坪的心思了。

# 再见了,格郎河

□ 蔡晓明

时光追随到2017年的冬天,我在格郎河搞定点帮扶工作期间,一个盘着“天菩萨”的留守老人闯进了我的心扉。

他五十多岁,脾气有些执拗,早年丧偶,膝下两男一女。女儿出嫁了,两个儿子长年在外地打工。他身体不太好,喜好烟酒。他一个人干不了重活,就把家里十几亩土地都租给寨子里有劳力的亲戚耕种,年底分成。他养了一帮高山黑绵羊,当时从亲戚家赎来的时候才20多只一万多元本钱,现已发展到80多只了。他还喜欢养蜂。而且,他还是祖传的铁匠。他说,他祖上还会给部队维修过武器哩。

刚认识时他叫我“蔡老师”,后来接触多了,他直接称我“老蔡”了,我成了他最信任的朋友,他成了我的亲人。每次他交流,他总是非常的淡定,哪怕是说起他自己亲身经历过的不幸和苦难,他这一生是多么的不容易啊!虽然不是朝夕相处,但我三天两头的往他家跑,力所能及地给他送去一些生活物资,也经常帮他做些家务,带他看病,给他买药,他很开心。

的心意,在闺中女子细腻的心思间跳脱成笺纸上如墨的字迹,在日月的迭代中蔓延成游子心里的潮湿,步步回望,目之所及全是慈母湖畔的一簇橘黄。

小时候学习《游子吟》,年过半百的语文老师读到“谁言寸草心,报得三春晖”时红了眼眶。彼时我尚年幼,长大后外出求学,亲身体会了身旁无亲人的孤苦,才发觉那抹泪花里浸着的是无法追寻的过往和难以平衡的缺憾。游子身在旅途,单薄的双肩一边支着理想,一边架着现实,誓要对抗一场生命的虚无,将过往蕴藏进一支支色彩艳丽的萱草花,步履不停,匆匆扇动的颀风吹皱了母亲曾经骄人的面孔。花开花谢花飘零,人来人离人远行。门前的萱草花不知开了多少季,才盼得携来一路风尘的游子!

诗人孟郊有云:“萱草生堂阶,游子行天涯。慈亲倚门望,不见萱草花。”庭前种萱草,是为解心中烦闷,只是不知这忘忧草,是否真似古诗中所描述的这般神奇浪漫,解了那春闺女子和慈母的忧思?原来萱草花的花语即为爱的忘却,教人放下。

晌午时分,萱草花在骄阳下开得更加艳丽,暖风拂过,萱草花纤纤地摆动着身子。花随风动,影随花动,花影斑驳间绽出一缕芬芳,观之使人赏心悦目,似有清凉沁入心头。静坐地头,在暖阳照人的午后,邂逅

# 蕨基坪畅想

□ 谭明发

七月的雨如期而至,八月的绿也随之而来,当地政府为了打造麻陇地区文旅产业,开发旅游资源,一个年轻有为,能歌善舞的彝族汉子——乡长杨华找到我,恳请作协的朋友到麻陇去体验一把,也为当地的青山绿水吟诗作赋,宣传麻陇的风土民情。

从平易出发,开车约两个小时,北线经普威进入,南线沿安宁河顺流而下,无论哪条线,车窗外都是一派苍翠,八月的天气,雨后空气清新,山色苍苍,流水自天外,浮云从路升,进入林间,鸟语唧唧,山花烂漫,车行在山道上,当路边的果树变为松树再变为高山草甸,再变为一地蕨类植物时,蕨基坪应该到了。

蕨基坪是一处高山草甸与山林融合一起的高山小盆地,四围是树林、灌木与山石。白云生处,万千野花一片嫩绿,同行的画家朋友说,那是鹅黄或鹅黄,不管什么红黄蓝,反正就一个漂亮,久居世俗,混迹于街道,挤身于名利,进入蕨基坪,面对一地灿烂、满目清秀,我突然发现,五十多年来,我的生活是那样的缺乏色彩,渺小而卑微,甚至无聊。那些城市中精心栽植的玫瑰、茉莉,或者高大的玉兰、火焰红,妖媚的三角梅抑或吃钱的“多肉”,相对这一地的无名野花,纯粹是一地鸡毛,那些花朵,仅是一种颜色的感官,多肉无肉,鲜花无鲜,而眼前这一地鲜活,一地芳草,一地诗意,一地纵情与春梦,都在这一片花海中融去又绽放开来。

老者向我作别,他要回到繁华市区,我也要回到我市井的生存,也许过了今天,我再也不能回到今日之蕨基坪,那一丛丛蕨类花,那一簇簇芳草。

# 魂在天涯

□ 何永林

沙老师给我们讲毛主席青少年时期的故事,什么雨中脱掉衬衫洗雨浴,什么秋日游湘江击水,什么孜孜求学觅救国路……他讲得声情并茂、感人肺腑,动情处声泪俱下,这给我少年的内心荡起了理想的双桨。

慢慢的,沙老师那嘹亮的歌声传遍了白坡山下的山山岭岭:《嘎达梅林》《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》《情深谊长》《盼红军》《保卫黄河》《红星照我去战斗》《渔家姑娘在海边》《茉莉花》……一首首中外经典名歌至今还在我的脑海里翻动起伏。有一次公社组队到县里参加文艺汇演,听说沙老师和一位女知青领唱的《长征组歌》气势恢弘,一枝独秀。在我的家乡,沙老师那时已成为走红的“歌星”。

一个春暖花开的日子,在区里工作的父亲说:“你们沙老师教书教得好,歌唱得好,连长辫子的妇女主任都看上他了。”我暗地里为沙老师祝福喝彩!因为我知道那位黑眼长辫身秀的妇女主任,是当时我的家乡唯一的“乡花”。

1978年初夏,我期末因各学科考试成绩优秀和沙老师的竭力推荐而被评为“优秀毕业生”,第一次走上近千人的校舍领奖台领取奖状和奖品。晚会结束,沙老师还把我

们初一快班的学生集中在三合土球场上开会,他特意把我努力学习,取得优异成绩的情况专门作了表扬性说明。会后,他把我带到他的寝室里,送给我一本故事书,并笑着对我说:“小伙子,加油!”我在回家的小路上飞跑,看见远黛近绿的群山在微笑,家乡的小河在欢腾。

暑假里,我每读完一个故事,就摆给小伙伴和外婆听。外婆笑得甜蜜蜜的,年老的皱纹又布满额头。初冬新学期开学之后,一个放农忙假的上午,我和生产队的社员干完一坡板田,一字排开坐在田埂边,外婆正聚精会神地给大家讲《创世经》史诗故事,突然远处传来“呜呜”的哭声,我顺着哭声望去,在家乡那宽大的驿路上,跑动着一群人,人群簇拥一个白色的担架向下跑动……夕阳西下时,我坐在家乡的小河边洗板锄,传来了“沙老师病逝”的消息,我禁不住潸然泪下

2000年,我在云雾缭绕的云峰乡遇见沙老师的亲人海波,摆起过去的沙老师,我们有说不完的言语,唱起沙老师教过的歌,我一连唱出十多首。那晚的歌一直唱到月落星稀黎明来。

去年夏天,我飞越十万大山,特意着一件海魂衫,来到海南“天涯海角”处。烟波浩淼的大海,帆影点点,兴致勃勃的游客,在沙滩和海边嬉笑追逐,有说有笑。金发刘海女导游则兴奋地唱起了《渔家姑娘在海边》,“大海边哎,沙滩上哎,吹榕树沙沙响……”我的脑海里一下子“蹦”出老师的形象来。

啊,沙老师!你在哪里?